

## 安顺解放的历程

□罗基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的伟大进军,西进支队的八大队接管,党领导的安顺地方游击队的有力策应,党的正确政策及时宣传和贯彻,短短一个多月,安顺所辖各个县(当时为安顺、平坝、普定、镇宁、紫云、郎岱)获得解放。

平坝解放前夕,国民党县党政要员逃离,县城出现短暂的“真空时期”,曾淑藩、马恩初、孙树昌等开明人士商议组成维持会,维持社会秩序,带领群众迎接解放。1949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侦察营奉命从清镇机场开赴平坝,执行解放平坝的任务。当侦察营先头部队接近平坝县城时,国民党平坝县县长王懋曾等组织武装力量,事先隐蔽埋伏在县城东南面的沙石冲一带,企图阻止解放军进攻平坝县城。侦察营气势如虎,王懋曾等不敢抵抗,立即撤出队伍,假惺惺地伪装迎接解放军进城,侦察营迅速占领平坝县城,平坝当即解放。同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八大队五中队指导员李一丁、中队长安余轩带领干部战士47人,由贵阳到平坝接管县政权(后有一部分陆续分配到平坝)。25日,成立中共平坝县委、县人民政府,向民众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的“约法八章”,安定民心。

12月,县人民政府先后接管了平坝县党部、民总总队、县参议会、司法处、军法室、警察所、看守所、田赋粮食管理处以及县农场、学校等。

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第五兵团集结湘西待命,随时准备入黔作战。8月份,为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贵州,国民党贵州省政府组织各县县长及县委书记

参加自卫干部训练班,安顺县县长李紫珊、国民党安顺县党部书记杨国昌应邀赴省受训。9月,国民党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遣第89军第3剿匪支队进驻安顺,增配枪弹汽油,准备固守安顺,抵抗解放军,一旦安顺失守,撤守时烧毁安顺城。

11月初,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进军贵州。5日,刘伯龙手令第3剿匪支队暨清野,殊死抗击。数十桶汽油分置城西南重要路口,准备放火烧城。8日,李紫珊召集各乡镇实力派人开会,布置“反共应变”。9日,国民党贵州省党政军机关开始往西南撤退,安顺城日过汽车千余辆,西较盐务局被西撤的国民党军哄抢,几万担食盐被劫掠;不法之徒趁机活动,城内外发生抢案数十起,全城惊恐不安。11日,商会会长戴子儒、县议会议长董叔明、副会长韩云波暗中商议,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持地方治安,静待解放军接管。当夜,各界有关进步人士50余人在东街银行楼上开会,成立安顺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公推韩云波任主任,董叔明任副主任。12日,县长李紫珊带领县民卫总队仓皇南逃。1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顺县游击队和安顺大洞口游击队在徐天恩、段一芳的率领下进驻县城北郊,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安顺城。

安顺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迅速与游击队取得联系,韩云波、董叔明、徐天恩、段一芳等人商议决定:治安委员会负责城内治安;游击队维护城郊秩序;游击队第二支队到大坡脚一带布防,防备国民党军残余势力从普定方向进攻;党代表段一芳东去平坝,迎接人民解放军。社会治安由反正过来的县警察局局长戴泽坤总负责,警察局、兽医学校、第七临教院、青红帮部分负责人组成上街巡逻,四城门站岗。入夜,临街各户高挂灯笼,防备坏人趁机破

坏。17日深夜,临时治安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韩云波、董叔明、戴子儒、魏伯卿、孙起廷、吴晓耕等,通过国民党第89军第3剿匪支队副支队长薛裕光作工作,支队长姚笛将部队撤往晴隆。18日早,临时治安委员会派代表段慕恩、谢觉2人,坐吉普车东去迎接人民解放军。

1949年11月17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7侦察营在贵阳接到命令,向安顺进军。在贵阳起义投诚的省绥靖司令部警卫营长张法孙奉命随军前往,配合开展国民党安顺党政军界的起义投诚工作。汽车开到平坝焦家桥,大桥被国民党溃军炸断受阻,部队徒步赶到平坝宿营。18日早部队刚出平坝,迎面碰上坐吉普车赶来的安顺县临时治安委员会代表,并与安顺联系派汽车迎接解放军。下午2时,第17侦察营官兵在东关下车整队入城,临时治安委员会组织工农学商各界夹道热烈欢迎,街道两旁鞭炮齐鸣,解放军入城队伍威武雄壮,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欢迎群众情绪激昂,高呼“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等口号。解放军领导与临时治安委员会领导见面,在四城门与钟鼓楼设立岗哨,每岗驻军一个排,接替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护社会治安,出榜安民。同时,与安顺游击队取得联系。19日,第17军第49师行抵安顺,驻军北兵营,成立安顺军事管制委员会,第49师师长汪家道任主任。军管会对各要害部门实行军管,并统一领导安顺解放后的工作。21日,随军南下的地方政权人员到达,开始负责安顺县民国时期政权接管和人民政府的建政工作。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师和中共领导的安顺县游击队、大洞口游击队胜利大会师,举行隆重的会师仪式。

安顺  
文史

## 陈年旧事

□草田八

小时候,记得家里大立柜里有一个精致的小木盒,里面装的全是布票、粮票、豆腐票、购粮本、户口本等。小孩子很新奇,想拿出来玩,母亲说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坚决不让动。其实,不独我家,全国城市老百姓人人如此,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的特有现象。

布票每人每年是一丈五尺七寸,不知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家每年都用不完,因为没有钱添置新衣服。父亲在农村教书,常年一件蓝中山装。直到上了中学,我还在穿打补丁的裤子,可见每年我们一家要节约多少布票。

1975年,我已经上了三年级,印象最深的是办事时新讲开后门。所谓“开后门”就是凡事都要通过关系,找熟人帮忙、关照,才能办成事。开后门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也成为几乎公开的潜规则。

做知青的大哥要抽调回城,因此,“后门”成了我们家最多的话题。为了找后门,母亲又无计可施,于是病急乱投医。原来住在炮台街的一户邻居,男人是在轻工局工作,多多少少做了小管事。母亲经常跑去他家求帮忙,我那时隐隐约约知道,家里的钱都买礼物给他家送去了,可是多少次,母亲都是无功而返。

那段时间,我很少看到家里人的笑容,记忆中全家没有一天开心过。大哥下乡的时候,开始想走紫云这个后门,如果顺利,两年抽调回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有个叔在紫云自治县当县委副书记。大哥放了假就往紫云跑,叔就强烈反对,说紫云是安顺最穷困的地方,万一抽不上了,那一辈子如何是好,当时这道后门就没有走成。

好歹是没有去成紫云,后来去了七眼桥一个村落户。父亲是村里的老师,人家也看他面子,劳动回来,每天的中晚饭解决了,倒也轻松不少。加上自己有自留地,种了包谷、辣椒、葵花,相对那些集体户知青来说,日子倒还过得舒服。

在大哥的自留地里,村民们都奇怪庄稼要比他们种的好,这些农民哪里知道是施了化肥的。当时供应化肥紧张,要凭票,而且只能用于集体土地。但是,我一个亲戚在安顺化肥厂工作,就走了这样的后门,从安顺老远坐车到长顺,把好不容易特批的一包化肥拉到安顺又挑到乡下。这就是走后门的奇迹了。

后来,家里新买了一辆凤凰锰钢自行车,算是开后门得到的,原来父亲在乡下教书,每个星期骑自行车来回城里与乡村之间,早就想买一辆,可是因为要票,一直未能如愿。后来在紫云的叔分了一张自行车票,我家不顾脸面把票要来,终于买了我们家第一件大件物品。家父惯着我们,自己舍不得骑,留在家里的孩子们骑着玩。

等我工作了几年,正准备结婚,当时的潮流是结婚得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因为紧俏,要凭票供应,一凭票,难免开后门。大嫂在贵阳民族商厦的关系,我走后门算是一台长虹牌18吋的国产彩色电视机,记得存了三年钱。拿回来以后,就放着,舍不得看,直到结婚搬了新房才拿出来。后来又通过邮电局后门的关系,安装了电话,日子算是有些改观。

上世纪80年代初安装电话也很不容易,要级别,不是谁都能装,够级别也要排队登记。到了中期,老百姓就可以安装了,记得我们家装电话,是搭公家安装电话的车装上的,算是走公家的后门。一般老百姓就要先请吃饭,还要泡茶递烟,临走一人送包香烟。

日子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生活好起来,走后门不那么重要,但是,关键的大事还是讲后门。女儿已经大四,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后门,想在外打拼,因为回到小城,人情关系重,又拼不过人家,只有自己努力才是重。

黔中  
纪事



## 奋斗

张绍勇 摄

黔中  
副刊

## 阳光风雨六五秋

□潘玉陶

公元1949年11月18日,是安顺人应该牢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侦察营先头部队抵达安顺,受到工农学商各界热烈欢迎。尽管当时影像业十分落后,拥有相机的如凤毛麟角,但还是有纪录当时的照片传世,为后人留下了永久追忆的书记。从那些珍贵的照片上我们看到了小城万人空巷的沸腾,看到大人们的情緒高涨、儿童欢呼雀跃!人群中有人知道,这是当年经广顺到双堡过鸡场岩腊紫云、到六马经坝草到贞丰的那些红军回来了!

这一年,安顺建城568周年。解放军入城四天后,也即是11月22日,中共安顺临时县委、县政府成立。

当时,传统思维极其浓厚的人认为,中国改朝换代的地域已及边缘,太平盛世到来了!而思想开明的人则认为这是安顺历史翻开了一页。

从那一天开始计算,有了新的梦。

新政权的成立,让广大百姓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因为安顺人早已厌倦了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官府腐败、抓兵派款的日子了!我们有文化知识有文化的父辈这一代人,正是青年时期,他们梦寐以求地盼望着共产党早点打过来。因为他们追求共产党宣传的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有的偷着传看《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自传》种种书籍。更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酝酿着举行军事武装暴动,以牵制国民党的兵力,达到支援解放军在大战场上取得胜利的目的。而其中有的在胜利前夕牺牲在刑场上。在此65周年之际,我们应当为他们奠酒一杯缅怀之醇酒!

我们这一拨人,生在民国末年,长在五星红旗下,对新中国的记忆始于童稚,经青春年少逾越花甲。我们亲睹亲历亲闻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产生的那些如火如荼的运动。回顾过

去,让人感悟到阳光风雨兼程,成功与失败同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验与教训共存并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而纵观今天日新月异的城乡变化,又让人感到中国崛起终有时而不会太远了!六十五年的安顺历史,最值得大写的改革开放的三十五年。

古老的安顺城也变了,五十年代初期先是拆了四周的围墙,可以通汽车了,但城中的石板路上每天都有马帮过街。老式的瓦屋上每天都有麻雀打架,小街上的石板缝里都会有青草长出,春绿夏茂、秋黄冬枯,周而复始地经过六十七十年代。从八、九十年代的初变,到新世纪以来成为日新月异的大变化。

今天的安顺,城市在向四周扩展、延伸。楼房在向空中挺拔、升高。越来越展示着现代化都市的气息。原先南大街西秀山上的白塔,在周围低矮的鳞鳞瓦屋中如同一只高傲的仙鹤,立于鸟群中。如今她却又如一位娇小的古典美女,站在山上与周围一大群时尚高大的美女努力比肩。

只要站在某个高点,我们都会看到林立的高楼大厦把整个城市装点得豪华、气派!响着哨笛声的鸽群从大厦的房顶飞过,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思……

可以说了,三十五年来,古城安顺所建房屋的数量,超过六百年的总和的若干倍。

当夜幕降临,整个安顺城华灯齐明,五光十色流光异彩。穿城而过的贯城河栏杆洁白,两岸杨柳轻拂,璀璨的路灯光映在河中,水若流金。

修于1958年的高原平湖虹山水库,新近打造成为公园,从黎明起到夜晚时分,这里游人如织或偶见双双恋者,都呈现着祥和、安宁的气氛。尤其是那些跳芭蕾舞、晨泳以及吊嗓高歌的人们,更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

多少年来,我们的父辈、祖辈,乃至上溯几百年的先人们,渴望着有一个无人欺压、无上阶级斗争的生存环境。这梦做了一代又一代……

## 知青杂忆(六)

□文龙生

记得有一个著名女作家说过这样的话:工作着是美丽的。但广大知青眼中,有份固定职业,拿工资吃饭,称心如意地工作,才叫“美丽”。当知青“修补地球”,是一种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大家张口声声说扎根农村,但大多数都心口不一,只是想通过“知青”这块跳板,“跳”得一份理想的工作。整天蹲在穷山沟,“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干农活,莫大的煎熬,谈何美丽?那几十年前流汗又流泪的劳作情景,清楚记得,历历在目。

农村活路很辛苦,大山深处干农活更是苦得要命,锄地、铲灰、挑粪、栽包谷、薅包谷、上公粮、种小季等等,一年四季都有活干。薅二道包谷,如今想起来还有点心疼。格旧村民告诉我们,一到这个时候,人都要瘦10多斤。真是这样,炎热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笼罩包谷地,又热又闷,人站在里面不动都要出汗,何况要使劲用力,给每棵包谷薅草土,不到一会儿,挥汗如雨,浑身湿透。包谷长到一米多高,叶子又多又蠢人,人在地里超常体力劳动,那滋味真叫“热蒸”。这“二道包谷”要薅十天半月,而且从早到晚,人不瘦身才怪呢?大山里的农民,黑瘦者居多,胖子难找。

那些日子,我望着天上的太阳,巴不得快点落快点落,落了可以收工,落了又过一天,但太阳总是老落得慢。而今,希望每天太阳再慢一点落,可它却落得太快,一眨眼就是一天一月一年,可谓光阴似箭,四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收包谷季节,寨子女老老少齐出动,壮年男子或扛或挑,其他的清一色背篋。大家在山地里,麻利利利将包谷捆在挑筐或背篋里,男子汉要扛要挑一二百斤,妇女背个六七十斤,我们知青得照顾,加入的是背篋大军。从早到晚,从山地到寨子晒坝,来来回回要走六七十里,吃了晚饭,还要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将包谷过磅,按“人七劳三”(当时的分配形式)分给各家各户。夜已深,人不静,分粮运粮忙。好一幅秋收景象图。

格旧那地方最适合种葵花,那里的葵花又黑又大又饱满。夏天,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金光灿灿;秋天,往日昂首含笑的它,垂下了硕大的头。一到这个季节,全寨出动,连学生也不读书了,跟着去摘葵花。一大块布垫在山坡上,有的甚至是刚从床上拉起来的垫单,余温尚存。葵花摘来倒成一大堆,全家人围坐一起,拿起葵花,用水棍或葵花秆拍之,将花子一一落在垫单上,再搬到晒坝上。令人好笑的是,那几天妇女穿的衣服特大,男人衣裤荷包也多,收工时衣服里荷包里填满葵花子,回家一抖一大抖。这种“彼此彼此”的揩油,大家心照不宣。连我们也在他们影响下,收工回来,衣裤荷包鼓鼓的,尽是葵花子。

插队那两年,农业学大寨喊得震天响,有一年冬天,上面要求“农闲人不闲”,公路沿线地方造“百亩大田”,山区则要搞“地改田”。大队生产队开会立“军令状”,要在石背岩地方打造水田。中国的老百姓最听话,上面叫干啥就干啥,山区农民更是如此。生产队将我们住地前面的几块地作为“改造样板”,寨子里的劳动力蜂拥而至,搞得热火朝天。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天寒地冻,寒风刺骨,手僵脚僵。山里的农民很穷,哪有什么防寒保暖的衣服,大多数都是破衣烂衫,但“学大寨”是政治任务,无条件可讲,谁敢不来?那年头连背“政治”,上纲上线,轻则大小会狠批,严重着也可能被叫“捆起来”。

土地改田,挖泥、夯土、砌石,这些活路几句话可概括,可干起来那艰难困苦状,一言难尽。气温零下,大雪凌凌,双手冻得通红僵硬,脸是麻木的,几个人抬起大木夯砸下去,冻土吱吱呻吟。起早摸黑,一直干到腊月二十八才停工,我们当知青的也才获准回家过年。

那不切实际的“学大寨”造田运动,劳民伤财,事倍功半,不久半途而废。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那么艰苦的活路,那么奇冷的天气,居然没有人生病受伤。猫营有个公社造“百亩大田”,有一知青被“神仙土”(从下面控虚脚,上面土整体倒下)压伤,刨出来时,他还喊着“不要管我,修百亩大田要紧!”这英雄壮举,一度广为流传,成为广大知青学习的典范。

当时,寨子里最有权势的人,除了大队支书、生产队长,还有生产队会计、计分员。年终结算,每个劳力可能分得十几元、几十元不等的现金,也是一年的劳动报酬。有的知青爱回家,出工不多,不仅得不到年终报酬,还要补交“口粮钱”,多则达20多元。因此,农民也好,知青也罢,同会计、计分员搞好关系,得到某些实惠,那是公开的秘密。

有一次生产队让我们三个知青去“锄地”(也就是将地里的秸秆、杂草等除掉),那块山地较远,有十多里山路,队里按六个工分计算。我们用镰刀、柴刀在地里“锄”了两个整天,尽管非常使劲出力,但技不如人,干得很粗糙,生产队派人验收,说是不合格要扣工分。我们暗底下找了计分员解释通融,非但没有被扣,还悄悄多算了三个工分。从此,领教了计分员的“大权在握”,主动与他搞好关系,从安顺返回寨子,忘不了要给他带瓶把酱油。这点“小动作”,今天讲出来要受谴责,但那个时候要生存,无可奈何。

生产队把知青当成名副其实的“子民”,同样分给自留地。我当时分到一块土地,横看竖看都觉得小了些,心里还不舒服呢。可是,自己不会种地,更主要的是经常回家,无心打理,自留地荒芜,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甚是惹眼醒目,又后悔自留地得多了。农民看到我们的自留地不长庄稼长野草,经常在背地里议论知青好懒。那时候,“懒”这个字是知青最忌讳的,因为将来推荐去工作去读书去当兵,鉴定写上这样的字眼,一切都完了。农民是背地里议论好,更要命的是,有一天大队支书在社员大会上不冷不热讲了几句:知青同志,生产队将最好的土地分给你们自留地,看野草长了人把高,你们是不是要在那里养老蛇啊!讲得我们无地自容十分难堪,害怕极了。要知道,大队支书在那个地方,一言九鼎,说好说歹非同小可。好在杨支书的这番话,仅“留”在口头上,以后大家知青或读书或工作,政审鉴定皆是一番好话。

后来,我们几个知青全部走了,这片自留地收回队里。但,寨子里从此多了一个地名:知青地。

黔中  
往事

## 香樟树

□彭金贵

从城里坐车八公里,走路十公里,就看到了老家村子那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

从远望去,满眼青翠,像一把绿色大伞;走近一看,树根有些裸露,蜿蜒曲折,伸向无限的泥土中,紧紧抓住泥土,也吸收着泥土的水分与营养。树干粗大,要三个大人手才能抱住。树高约有三十米,灰褐色的树皮皴裂,如直上云霄的龙纹之身;叶薄如纸,形如椭圆状,每年四月,阳光明媚,春暖花开。黄绿色的花便嫣然开放,清香扑鼻。到了十月,球形的果挂满枝头,如紫黑色的珍珠,晶莹剔透。它的枝、它的叶、它的花、它的果,都散发出樟脑的香味,提神醒脑,清香四溢,沁人心脾。微风轻拂,飘香十里,令人心旷神怡!

村子的名叫“头关”,有第一道关口的意思。樟树处在两座山的交接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它像一位忠诚的战士,坚守着这重要关口,保卫着父老乡亲。

提起樟树,有一个神奇传说。据说它已生长一千年。在它生长六百年时,修成正果,成了精,成了神。那时官府治安不力,强盗横行,肆意掠夺。有一次,土匪们把附近的村子都洗劫一空,就要抢劫我们村子。当土匪们来到香樟树前的时候,突然,只见樟树的枝叶像千手观音的手,魔幻似遮住了整个路面,密不透风。顿时,人仰马翻,跪倒在地,土匪们吓得屁滚尿流,落慌而逃。乡亲们看着,是樟树救了他们,这天正好是农历六月初六。于是,乡亲们为了感谢樟树的救命之恩,纷纷拿出家里最好的酒、肉、饭敬供它,说它是显灵了,是神树,将它当神供奉。从此,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这天,乡亲们都自觉来敬供樟树。俗称“打平伙”,一直沿袭至今。

记得我小时候,身体欠佳,体弱多病。有一次,病在春节,肚子疼痛厉害。那时医院少,又没开门。奶奶是全村捏肚子治疼痛的高手,折腾了半天也不见效。这时母亲才想到平时捡起来的香樟果可治病。拿了十几粒给我服下,一会儿就心平气和,不再疼痛。那时我感觉到:这真是灵丹妙药的效果。

樟树茂密婆娑,四季如春。在炎热的夏天为我们遮阳避凉,在寒冷冬天为我们挡风遮雨。在那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还我和小朋友带来了许多欢乐。那时,玩的地方很少,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跑到樟树下,手牵着手,唱着歌,跳着舞,樟树呼呼地吹着哨子,樟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唱着音乐,大家十分愉快,感觉这世界是多么的开心,这童年是多么的快乐。